

羊皮袄的故事

YANGPI AODEGUSHI



羊皮袄的故事

边 子 正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内 容 介 绍

本书包括三个革命故事。

《羊皮袄的故事》是叙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伤员李同志，将自己穿的一件羊皮袄，让给穷孩子立冬取暖，不幸被汉奸发现告密，立冬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未吐真情，最后被我地下同志设计救出。

《铁索桥畔》是写解放战争时期，红红这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如何协助我侦察人员探听敌情，以及如何奋不顾身地保护铁索桥的故事。

《智探风格梁》是写解放军侦察人员如何机智巧妙地深入虎穴，探听敌情的故事。

本书曾与读者见过面。这次再版时，经作者略加修改和润色。

封面：林加冰 冯玉瑾
插图：

羊皮袄的故事

边子正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375 字数：36,000 印数：1—30,000

1963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78年12月第2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2·479

定价：0.17元

目 录

羊皮袄的故事	(1)
铁索桥畔	(22)
智探风格梁	(53)

羊皮袄的故事

一

太阳照满山了，立冬才肩膀上搭着绳子，胳肢窝里挟着斧子，小跑溜丢的上山砍柴去啦。立冬家里穷，十冬腊月还穿着单衫单裤，太阳不照满山，他就不敢出门。

立冬到了山上，不停脚地在树林里穿来穿去的跑着寻找枯枝干树，只想赶快闹捆柴禾好早些回家。正在寻着找着，忽然听见有人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冷不丁的把他吓了一跳。他连忙停住脚，前后左右那么一打量，噫！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夏天发山水时冲下的小水渠，渠上面搭架着好些新砍下的树枝；刚才听到的咳嗽声，好象就是从那里头发出来的。奇怪，这山水渠里怎么会有人呢？

立冬感到好奇，便轻手轻脚，不出声地走到水渠跟前，乍初一看，没看出什么来，再从树枝缝隙里往

底下瞅了瞅，这才发现水渠里头隐藏着一个马架式的小窝棚，被树枝罩得严严实实的，要不到跟前来细看，就发现不了。立冬心想：怪呀！怪呀！谁没事干啦，到这深山老林里搭窝棚做什么？他再仔细一看，嘿！那小窝棚的长方形门口上，还挂着个厚敦敦的草帘子呢。立冬越发觉着好奇，打定主意非要看个究竟不可。他慢慢地溜到渠里，把那窝棚口子上的草帘子轻轻一掀开，好家伙！窝棚里猛地伸出一支盒子枪，那黑洞洞的枪口，一下指到立冬的胸脯上，同时，窝棚里发出一声低低的喝问：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立冬吓了一跳，赶紧回答说：

“我是砍柴的小孩子。”

窝棚里头的人把立冬从头到脚着着实实打量了一番。立冬那一身打扮，使他立刻解除了戒备。立冬是个瘦精精的小家伙，穿的是一身多处露肉的单衫单裤，怀前一块破羊皮，背后一块旧毡片，用麻线绳子十字交叉捆扎得紧骨辘辘儿的，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里，露着惊恐慌张的神色。

看到这些，那人就把枪收回去了，改用挺和气的声调说：“小朋友，不用害怕。来来，外面挺冷的，快进里头来暖和暖和吧。”

立冬也把对方上下打量了一番，长长舒了口气，一骨碌钻进窝棚里。一时又眉开眼笑地说：

“噢！原来是你在这儿呢！”

那人惊讶地问道：“你认识我吗？我怎么不认得你？”

立冬摇摇头说：“我也不认得你。我是认得你这一身穿戴。我一看见你穿的羊皮袄，就知道你是八路军；只有八路军才穿这种羊皮袄军装。”

“哦，是这么回事。”那人笑了笑，慢慢躺了下去。立冬看见他脸上抽一抽的，好象身上有疼痛，便俯下身问道：“同志，你哪儿不舒坦吗？”

那位同志指了指自己的左腿，说：“就在这儿，叫日本鬼子的六五子弹头儿钻了个窟窿。”

他的腿用被子盖着，立冬没法看到他的伤。但是，他盖的那床老蓝布旧棉被，却一下子把立冬吸引住了。立冬心里嘀咕着说：“噫！那不是根怀哥家的被子吗……”

就在这时，窝棚口上的草帘子忽然一动，悄没声地钻进来一个胖敦敦的小伙子，猛一下看见立冬在这儿，吃惊地问道：“噫？立冬，你怎么闯到这地方来啦？”

立冬嘿嘿一笑说：“冒碰上啦。”

这小伙子就叫根怀，是立冬家的斜对门邻居。

根怀对立冬说：“立冬，你既碰上了，我就实对你说了吧：这位伤员同志，是咱八路军李排长。他伤重走不了路，一时半刻又找不见咱们的部队，我才把他安置到这山里来的。这件事，你可千万不能张扬出去。关口镇就是鬼子的据点，离咱村只有二里来路，一声暴露出去，可是躲都躲不及的。”



伤员李排长接着根怀的话说：“我看这位小朋友挺精明的，不是那号不识高低的孩子。这种紧要的事情，他一定不会乱说的。小朋友，是不是这样？”

立冬说：“就是的。我对谁都不说，

什么人都不能给他知道。”

根怀给伤员带来了水，带来了饭。李排长一边吃饭，一边跟立冬和根怀亲亲热热地拉起话来。吃罢饭以后，还给他们讲了一个精彩感人的战斗故事。不知不觉之间，天就黑了。一时又刮起了大风，满山遍野风摇树响，呼呼隆隆，如象千车疾驰，万马奔腾。立冬这时才想到自己该回家了，便对李排长说：“我回去了，明天再来看你。”

李排长说：“啊呀，你看咱们光顾着说话了，把时间都忘了。你是该回去了。”

根怀掀起草帘子，把脑袋伸到外面去试了试，急忙又缩回脖子说：“嘿哟！好冷的天！立冬，我看你怎么往回走吧？到不了山根底就会把你冻僵的。”

“唉，就是啊，又冷又黑的……”立冬可真打真地犯愁了，一个劲儿地砸嘴，叹气。

伤员李排长说：“立冬，不要发愁啦，咱有办法。”说着，就把自己身上穿的羊皮袄脱下来，摸索着递到立冬手里。又说：“你把我这羊皮袄穿去吧，我住在窝棚里，又有棉被子，皮褥子，有皮袄没皮袄都一样。”

不要说穿皮袄啦，光是李排长这几句话，就使立冬心里头热烘烘的暖和起来了。他只觉着鼻子酸酸的，

眼里巴嗒巴嗒的掉起了泪珠儿。

“不，李同志，我不怕冷，脚底下跑快一点，一会儿工夫就到家啦。”立冬不肯接李排长的羊皮袄，明明怕冷，偏说不怕冷。

根怀把羊皮袄从李排长手上接过去，对立冬说：“不要忸怩啦，李同志给你穿，你就穿上吧。明天一早给李同志送来就是了。”三说两劝，立冬终于把李排长的羊皮袄穿上了。

立冬穿上羊皮袄就要起身，李排长又觉着让一个小孩子黑天半夜的在深山野林里独自行走不放心，就叫根怀送立冬下山。临走前，他又一再对立冬嘱咐道：“立冬小同志，这件羊皮袄，你穿归穿，可无论如何不能叫别人看见。明天你要来的话，一定要在村上的人们起来以前就离开村子。万一要是叫别人看见，走露了风声，那可就连你带我，一块儿弄到麻烦坑里去啦。”

立冬连声答应着，走出了小窝棚。又回转身来说：“李同志，山上有野兽，你不要睡着，等根怀哥回来再睡。”

黑暗笼罩着山林。冷风扑面，寒气刺骨。

根怀和立冬两个，一前一后，摸索着山径小路往家走的时候，立冬觉着浑身暖乎乎的，走着走着，后

脊梁上就出汗了。

“立冬，这会儿不冷了吧？”根怀边走边问。

“不冷了，一点都不冷了。”立冬乐呵呵地答应着。

“立冬，一定要牢牢记着李同志的话：这羊皮袄，可千万不能叫别人看见。”

“那还用说！我又不是不知道这羊皮袄是八路军的军装？叫别人看见了，有什么好处呀！”

二

不等天亮，立冬就起来了。穿着羊皮袄，把原先缚在身上的破羊皮片子缚在小腿上，活象军人打上绑腿。立冬身个儿矮，羊皮袄穿在身上显得过长：前面遮膝头，后面达腿弯；对襟，翻领，腰上还有暗口袋呢，扣子是用布包着的，摸摸里面象是个铜钱。立冬仔细地观看着羊皮袄，觉得自己穿起来又神气，又暖和。

立冬不但起得早，还故意往招风处走。隆冬的晨风，尖得象刀子，每天每天，把立冬刺得连房门都不敢出。可今天，风老爷好象忽然变了性子：软软的，一点威风都没有了。



立冬挺挺胸
膛站在迎风头，
风迎面吹来，除
了耳朵稍稍有点
发麻，浑身都是
热乎乎的。“嘿
嘿！怎么不冷
了呀！”他不由

得笑起来。又掉转身，背对着风头。风从羊皮袄上吹过去，身上一点也感觉不到。“嘿嘿嘿！”他又笑了，忍不住地自言自语起来：“人欺人是拣软的欺，风欺人也是拣软的欺哩！你穿了羊皮袄，它就不敢欺侮你了！”立冬在风里打了几个转，又忍不住地说：“羊皮袄真好，李……”话刚要出口又连忙捂住自己的嘴，他警惕地向四周望了一下，突然，他看见村边上胡定福家后门口，似乎有个人影晃了一下，等他仔细看时，却又不见了；立冬打了一个寒噤，心里头噗通噗通直跳，他紧急慌忙地就往山上跑。走到半道，碰上根怀，根怀问：

“你到哪去了？走那么早？”

“你去叫我的吗？”

“是的，我去叫你，你早走了。怎么才到这儿？”

“我在村边上的嘛。皮袄真顶事，一点都不冷了。”

“你可要小心点啊！没给人看见吧？”

立冬心慌，支吾地说：“没，没，谁也没看见。”话一出口，他就觉着自己的话有些不诚实——他从来没对人说过不诚实的话；想鼓鼓勇气改转口，把发现胡家后门口上有人影的事说出来，可又怕根怀怪他粗心大意，责备他刚才的不诚实。立冬几次想说，到底还是没说出口来。可是，那人影儿，却时时在他眼前晃动，心里不由地想：胡定福那人不是个好东西，八路军工作队发动佃户们跟他们闹过减租减息，他最恨八路军，要是叫他看见了……，但他又想：会不会，他是个懒鬼，哪会那么早就起来了呢，就算是他吧，离那么远他也不一定看清我



穿的就是羊皮袄呀！

三

这一天，立冬砍好了柴禾，又到小窝棚里跟李排长拉话，听李排长给他讲故事。天黑回家的时候，风刮得比昨天更大，天气比昨天还要冷。李排长又叫立冬把他的羊皮袄穿上。

立冬说：“我不能再穿啦。天这么冷，你自己也要穿呀。”

李排长说：“我不要紧。天虽然冷，可我有老乡们给我的温暖，冷不着。”

立冬一时没领会李排长这句话里的意思，两眼眨巴眨巴的，一边思索，一边问道：“老乡们给你的温暖？在哪儿啦？”

李排长拍拍他身上盖的棉被，拍拍他身下铺的厚厚的干草和狗皮褥子，说：“这被子，这褥子，这草，还有老乡们那火一样的心！人不就是越是寒冷的时候，越需要温暖吗？今天比昨天更冷了，我怎么能叫你把已经穿在身上的羊皮袄脱下来呢？”

李排长这几句话，使立冬很受感动。他很想说几句什么，表达表达的心情，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就穿着暖乎乎的羊皮袄回家去了。

立冬打定了主意：明早哪也不去了，天一亮就上山。

天亮了，立冬穿上羊皮袄，打扮得跟昨天一样，拿了绳子、斧子上山砍柴。风刮得挺大，村里冷悄悄的，没一个人，没一点声音。天上还有一颗小星星没有隐退，静静的孤孤的，显出很寂寞的样子。立冬仰起脸，向她笑一笑，心里在说：“星星，你冷吗？我可一点也不冷，我穿着羊皮袄哪！”

立冬走出村口，听见几声婉转的鸟叫。他朝四下里瞅瞅，却连个鸟儿的影子也不见。他又自言自语地说：“鸟儿呀，你藏在什么地方？你怕冷吗？嘿嘿嘿……”说着说着，就禁不住地笑了起来。

“站住！”

“站住！”

没等他笑完，路坎下面突然冒出来两个陌生的人，一面喊着，一面就把他抓住了。他的斧子也掉了，绳子也掉了。他弹腿蹬脚的，连挣几挣没挣脱。那两人拉着他就朝关口那面跑。立冬很害怕，什么也顾不得想，只是身不由己地被人家推着拖着朝前走。

到了关口镇，汉奸们把他捆在房檐柱上。伪军汉奸挤了半院子，都在嘻嘻哈哈地议论：

“看那副行头！八路军就这么个穷样子？”

“这小家伙顶多不过十三、四，不象个侦察员吧？”

“不象？八路军里头就有这号小侦察员呢。”

这会儿，立冬的情绪已安定下来了，他心里在琢磨：“他们是把我当八路军抓来的，他们要是问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呢？千万不能对他们说实话，说了实话，就害了根怀，害了李同志……嗯，这样吧，我就说……”

四

哨子嘟嘟地响了几声，伪军汉奸全都散了。

立冬被两个伪军押进伪军队长的房子里。伪军队长大腿翘着坐在办公桌旁边的椅子上，一手端只茶杯，一手捏着个羹匙，羹匙在冒着热气的茶杯里忽忽搅一阵，放在嘴唇上抵了一下，不知是吃什么好东西。

“你是八路军哪一部分的？”伪军队长一面吃着一面问。立冬根本就没理睬他。伪军队长又问：

“你什么时候参加八路军的？”

“前天。”这一回，立冬答得很麻利。

伪军们全笑起来了。伪军队长把喝进嘴里的东西

全喷了出来，正好给站在他身边的一个伪军糊糊巴巴喷了一脸。他笑声还没收住就变了脸色，砰地一拍桌子，怒气冲冲地说：

“他妈的！前天才参加就让你当侦察员啦！”

立冬说：“我不是侦察员，我不懂什么叫侦察员。”

“真不懂是假不懂？”

“真不懂！”立冬的胆子反倒越来越大，什么也不怕了。

“他妈的，动刑！”伪军队长从椅子上蹦起来了。

立冬立刻被推倒在地，一顿皮鞭乱抽，抽一鞭，问一句：“懂不懂？”

